

藥

性

通

考

熟地

味甘性溫沉也。陰中之陽無毒入肝腎二經。生血益精。長骨中腦中之髓。真陰之氣。非此不生。虛火之焰。非此不降。洵奪命之神品。延齡之妙味也。夫腎有補而無瀉。是腎必宜補矣。然補腎之藥。山茱牛膝。杜仲。北五味之外。舍熟地。又用何藥哉。况山萸牛膝。不可爲君。而杜仲性又過溫。可以補腎火之衰。而不可補腎水之乏。此熟地之必宜用也。熟地君藥。可由一兩用至八兩。蓋補陽之藥。與補陰之藥。用之實有不同。補陽之藥。可少用以奏動。而補陰之藥。必多用以取效。以陽主升而陰主降。陽升少用陽藥。而氣易

上騰陰降少用陰藥而味難下達。熟地至陰之藥，尤與他陰藥有殊，非多用之，何以取勝。或謂熟地至陰之藥，但其性甚滯，多用之而膩膈生痰，萬一助痰以生喘，亦甚可危也。此正不知熟地之功力者。夫熟地豈特不生痰，且能消痰。豈特不滯氣，且善行氣。顧人用之何如耳。夫痰有五臟之異。痰出脾肺者，用熟地則助其濕，似乎不宜。倘痰出於肝腎者，舍熟地又何以逐之耶。故人有吐痰水者，用二陳消痰化痰之藥，百無成功。乃服八味湯而痰氣之汹涌者，頃刻即定。非心肝腎之痰，用熟地之明驗哉。乃更朝夕之間，所吐皆白沫，日輕而夜重，甚之卧不能倒，用六味湯大

加熟地山萸。一連數劑而痰卽大減。再服數十劑。白沫盡除而卧亦甚安。又非熟地消痰之明驗乎。熟地消痰而不生痰。又何疑哉。至於氣之滯也。服地黃湯而消痰於傾刻。猶謂氣之不行也可乎。人生飲食。脾腎之氣行。水穀入腹。不變痰而變精。惟其脾腎之虛也。水穀入腹。不化精而化痰矣。用地黃湯而痰消者。往往多能健飯。是熟地乃開味之聖品也。其能開味者何。胃爲腎之關。腎水旺而胃中之精液自潤。故腎氣足而胃氣亦足。腎氣升而胃氣亦升。然則熟地行氣而非滯氣。不又可共信哉。氣行痰消。烏能作喘。尤所不必疑矣。○或問。熟地既是君藥。可單用一味以

奏功否。夫熟地雖是君藥。不可獨用以取勝。蓋陽藥可以
奇用。而陰藥必偶用也。况熟地乃至陰之品。性又至純。非
佐之偏勝之藥。斷斷不能成功。此四物湯補血。必益之當
歸。白芍。川芎。推之而與人參同用。可以補心腎之既濟。與
白朮同用。可以補脾腎之有虧。與麥冬。五味同用。可以滋
肺腎之將枯。與白芍同用。可以益肝腎之將絕。與肉桂同
用。可以助命門之火衰。與棗仁同用。可以安膈中之火沸。
與元參同用。可以瀉陽明之焰。然必用二兩爲君。而加所
佐之味。或五錢。或八錢。自易取勝。倘熟地少用。力亦不全。
又何以取勝哉。內惟肉桂止可用至一錢。不可用至三錢。

之外。餘則熟地多用無忌也。○或問。產前必用熟地以補血。不知產後亦可重用否。曰。產後正宜重用也。產婦血大虧。不用熟地以生新血。用何藥乎。雖佛手散。乃產後聖藥。然能加入熟地。則生血尤奇。凡產後血暈諸病。與人參當歸並用。必立殊功。不特產後臍腹急痛者。始可用之。夫腎中元氣。爲後天之祖。熟地稟先天之氣。以生之用。熟地以助後天。非泛論也。○或問。熟地膩膈生痰。世人以薑汁砂仁製之可乎。夫熟地何嘗膩膈也。熟地味甘而性溫。味甘爲脾胃所喜。性溫爲脾胃所宜。脾胃既不相忤。又何所忌而膩膈乎。况熟地乃陰分之藥。不畱胃中。卽畱腎中。胃爲

腎之關門。胃見腎經之味。有不引導至腎者乎。雖薑汁砂仁。甞脾。無礙於熟地。而終不可謂熟地之膩膈生痰也。○或問。熟地既不膩膈。何以六味丸中。加茯苓山藥澤瀉。非因其膩膈而用之乎。是以茯苓山藥澤瀉。爲制熟地之品。亦何其輕視茯苓山藥澤瀉哉。腎宜補而不宜瀉。既用熟地以補腎。豈可復用利藥以瀉腎。况又用利藥以制補腎之藥。使之有瀉而無補乎。是熟地之不宜制也明矣。熟地既不宜制。用茯苓山藥澤瀉之三味。非因制熟地也亦明矣。非因熟地膩膈也抑又明矣。然則用三味之意。謂何。因熟地但能滋陰而不能去濕。但能補水而不能生陽。用三

味以助其成功。非用之以掣其手足也。○或問熟地能下
膩膈。何以生痰。曰熟地實消痰聖藥。凡痰之生。起於腎氣
之虛。而痰之成也。因於胃氣之弱。腎氣不虛。則胃氣亦不
弱。腎不虛。則痰不生。胃不弱。則痰無由成。然則欲痰之不
成。必須補胃。而欲痰之不生。必須補腎。腎氣足而胃氣亦
足。腎無痰而胃亦無痰。熟地雖是補腎之藥。實亦補胃之
藥也。胃中津液。原本於腎。補腎以生胃中之津液。是真水
升於胃矣。真水升。則邪水自去。積滯化而痰涎消矣。何謂
其膩膈而生痰乎。○或問熟地補腎中之水。又何必用山
藥。山萸以相佐。蓋腎水非得酸不能生。山萸味酸。而性又

溫。佐熟地實有水乳之合。然味過於酸。非得熟地之甘溫。亦不能獨生腎水也。○或問熟地於八味丸中。何獨爲君。蓋八味補腎中之火也。然火不可以獨補。須於水中補之。則補水之藥宜爲君矣。方中諸藥。惟熟地乃補水。故以之爲君。有君則有臣。而山萸山藥以佐之。有臣則有佐使。而丹皮茯苓澤瀉從之。至於桂附。反似賓客。蓋桂附欲補火。而無能自主。不得不讓熟地爲君。補水以救火也。○或問熟地可獨用以治病乎。曰可。凡遇心腎不交之病。只須熟地二兩。煎湯餽服。而心腎交於瞬睫。入以爲熟地乃腎經之藥。不知能上通於心也。夫心腎不交之病。多是心火太

過而腎水大虧也。用熟地以滋腎中之枯乾。腎得水之滋而腎之津。即上濟於心。心得腎之濟。而心之氣又下交於腎。又何黃連肉桂之多事哉。然單用止可偶爾出奇。必輔以茯神山藥。佐以山萸棗仁。始可久用成功也。○或問熟地宜多用以奏功。亦宜少用以取效乎。曰宜多不宜少也。然要在得宜。用之於腎水大虧之日。多尤覺少。用之於脾土大崩之時。少尤覺多。用之於腎火沸騰之病。用多而殊覺欠其多。用之於胃土喘脹之症。用少而殊憎其少。全在用之得宜。而多與少不必計也。○或問熟地膩滯補陰。過多終有相礙。未可單用一味以取勝。曰然。如治心腎之虧。

也。加入龍眼肉。如肝腎之虧也。加入白芍。如肺腎之虧也。加入麥冬。脾腎之虧也。加入人參。或加白芍。既無臟腑。更多捷效。是在人之權變耳。○或疑腎虛者宜用熟地。以陰補陰也。何以補胃者亦用之。補胆者亦用之耶。此故古人權宜之法。亦至當之法也。夫胃爲腎之關門。腎虛則胃亦虛。補腎正所以補胃也。胆雖附於肝。而胆之汁。必得腎液滲入。始無枯涸之憂。腎虛則胆亦虛。補腎正所以補胆也。倘見胃之虛。而徒用補胃之藥。則香燥之品。愈燥其腎水之乾。見胆之虛。而止用補胆之味。則酸澁之劑。愈耗其腎水之渴。腎水既虛。而胃胆愈弱。惟用熟地以補腎。而胃與

胆取給於腎而有餘。自燥者不燥。枯者不枯。誰謂陽症不宜補陰哉。○或疑熟地主陰之藥。多用之以滋腎宜也。何以至陽之病。古人亦用奏效。豈熟地亦陽分藥乎。非也。非陽分藥。而偏用以治陽症者。陽得陰而平也。陽非陰不伏。用熟地以攝至陽之氣。則水火升降。陽陰有既濟之美矣。○或疑熟地滋陰而不能開胃。非也。胃爲腎之開門。腎中枯槁。全藉胃之開門。搬運水穀。以濟其困乏。豈有腎中所喜之物。而胃反拒絕之理。况腎虛無水。則胃中無非火氣。亦望真陰之水。以救乾涸。然則熟地正胃之所喜。不獨腎也。安有所喜者投之而不急開開以延入者乎。所以腎虛

之人必用熟地以開胃。至於腎水不虧，胃中無火。一旦遽用之，未免少加脹悶。是不善用熟地，誰謂熟地非開胃之物哉。

生地

味苦甘，氣寒，沉陰也。入手少陰及手太陰、涼頭面之火，清肺肝之熱，亦君藥也。其功耑於涼血止血，又善療金瘡。安胎氣，通經止痛，崩俱有神功。但性寒，脾胃冷者不宜多用。夫生地既善涼血，熱血妄行，或吐血衄血，下血皆宜用之。爲君而加入荊芥以歸其經，三七根以止其路，又何熱之不除而血之不止哉。然可多用而不可頻用，可暫用而

不可久用當血之來也其勢甚急不得已重用生地以涼血而止血血一止卽宜改用溫補之劑不當再進生地若以爲止血之神日日煎服久則脾胃太涼必泄瀉元氣困頓而血又重來不悟生地用多反悟用少可悲也夫○或問生地與熟地同是一物而寒溫各別入湯煎服非生地變爲熟地耶曰生地不先製熟則味苦苦則涼已製熟則味甘甘則溫何可同日而語○或問生地涼血以止血是生地實救死妙藥也吾見世人服生地以止血不敢再用改他藥而仍吐又服生地而卽止安在生地之不宜久服乎曰服生地止血之後改用他藥而仍吐血者非不用生

地之故乃改用他藥不得其宜耳夫止血之後不可不補血補血之藥未有不溫者而吐血之後又最忌其溫恐溫熱之性引沸其血也補血之藥又未有不動者而吐血之後又最忌動恐浮動之氣又催迫其血也須六味地黃湯加麥冬五味則平而不熱靜而不動服之則水升火降永不再犯安在生地之必宜服哉○或疑生地雖涼要亦不甚以治虛熱之病似應相宜何禁用甚嚴也不知生地之涼非特沁入於胃且沁入於脾腎故久服則脾胃俱傷往往致大瘕之泄不可不慎也○或疑生地止血甚神而泄中有補似亦與玄參之類可並駕然玄參可重用而生地

斷宜輕用也蓋生地沉陰之性涼血是其所長退火是其
所短不比玄參退浮游之火而又滋枯涸之水也生地涼
血則血雖止而不行生地不能退火則火欲炎而難靜久
則火上騰而血亦隨沸矣○或疑生地寒涼可以止血以
血得寒而止乎亦血得補而止乎夫生地涼中有補血得
涼而止亦得補而止也血非涼則無以遏其上炎之勢非
補無以得其既濟之歡故生地止血建功神效者正以涼
中有補也○或疑生地清肺肝之藥肺肝俱屬陰補陰卽
不能奏功之速自宜久服之爲得安在生地止可暫用而
不可常服耶曰生地清肺肝之熱亦止清一時之熱耳肺

肝之火初起多實久病多虛生地清初起之熱則熱變爲寒清久病之熱則熱愈增熱蓋實火得寒而勢解虛火得寒而焰起也故不可長用

當歸

味甘辛氣溫可升可降陽中之陰無毒雖有上下之分而補血則一東垣謂尾破血者悞入心脾肝三臟但其性甚動入之補氣藥中則補氣入之補血藥中則補血入之升提藥中則提氣入之降逐血藥中則逐血也而且用之寒則寒熱則熱無定功效雖無定要不可謂非君藥也如痢疾也非君之以當歸則腸之積穢不能去如跌傷也非君

之以當歸則骨中之瘀血不能消大便燥結非君之以當歸則鞭糞不能下產後虧損非君之以當歸則血暈不能除肝中血燥非君之以當歸難以解紛心中血枯當歸少用難以潤澤脾中血乾當歸少用難以滋養是當歸必宜多用而後可以成功也倘謂其過滑而不敢多用則功用薄而遲矣○或謂當歸可臣而不可君也補血湯中讓黃芪爲君反能出奇以奪命敗毒湯中讓金銀花爲君轉得角異以卻邪似乎爲臣之功勝於爲君然當歸實君藥而又可以爲臣爲佐使者也用之彼而彼效用之此而此效充之五臟六腑皆可相資亦在人之用之耳用之當而攻

補並可奏功用之不當而氣血兩無有效用之當上下皆可療治用之不當而陰陽鮮有成功又何論於可君而不可臣可臣而不可佐使哉○或問當歸補血而補氣湯中何以必用豈當歸非血分之藥乎曰當歸非獨補血也實亦氣分之藥因其味辛而氣亦少散恐其耗氣故言補血而不言補氣耳其實補氣者十之四而補血者十之六試思產後非氣血之大虧乎佛手散用當歸爲君川芎爲佐人以二味爲補血聖藥治產後血少者似乎相宜治產後氣虛者似乎不足何以用佛手散而氣血兩旺非當歸補血而又補氣乎則其爲氣分之藥也明矣○或問當歸性

動而滑用之於燥結之病宜也用之下痢之症恐非所宜何以痢症必用之耶夫痢與水瀉不同水瀉脾瀉也痢者腎瀉也脾瀉最忌滑腎瀉最忌澁腎瀉之所以忌澁者何故蓋腎水得邪火之侵腎欲利而火阻之腎欲留而火迫之故有後重之苦夫腎水無冬宜補而不宜瀉若下多亡陰腎水竭而愈加艱澁矣故必用當歸以下潤其大腸大腸潤而腎水不必來滋大腸則腎氣可安腎氣安而大腸又有所養火自不敢阻迫於腎自火散而痢亦安此當歸宜於下痢而必用之也○或問當歸不宜少用亦可少用以成功乎曰用藥第問當與不當不必問多與不多也大

約當歸宜多用者在重病以救危宜少用者在輕病以杜變不敢多用固非療病之奇不肯少用亦非養病之善也○或問當歸滑藥有時用之而不滑者何故凡藥所以救病腸胃數滑者忌用當歸此論其常也倘內火沸騰外火凌逼不用滑潤之當歸又何以滋其枯槁哉○或問當歸耑補血而又能補氣則是氣血雙補之藥也曰生血生氣之聖藥非但補也血非氣不生氣非血不長當歸生氣而又生血者正其氣血兩生所以生血之中又生氣生氣之中又生血也苟單生氣何以芎歸之散生血於氣之中苟但生血則止血之症何以用歸芪之湯生氣於血之中惟

其生氣卽生血血得氣而自旺惟其生血卽生氣氣得血而更盛也。或問當歸氣味辛溫雖能活血補血然終是行走之性每致滑腸繆仲醇謂與胃不相宜一切脾胃惡食與食不消並禁用之卽在產後胎前亦不得入是亦有見之言然似是而非當歸性溫溫能煖胃辛能開胃何所見而謂其不相宜也夫胃之惡食乃傷食而不能受也辛以散之則食易化食不消者脾氣寒也脾寒則食停積而不能化溫以煖之則食易消至於胎前產後苟患前症尤宜多用則胃氣開而脾氣健始可進食產前無墮產之憂產後無退母之怯若不用當歸則必用人參矣夫人參止

可治富貴之家而不得療貧婦天下安得皆用人參人哉
如謂其滑腸則佐之白朮山藥之味可矣雖產婦亦有素
常滑腸者然當產後腸亦不滑正不必顧忌也○或問當
歸乃補血之聖藥凡見血症自宜用亦有不效者乃用之
不得其法耳夫血症有兼氣虛者有血虛者有氣血雙虛
而兼火者原不可概用當歸而單治之也血症而兼氣虛
吾治血而兼補其氣也又何疑乎

肉桂

味辛甘香辣氣大熱沉也陽中之陰有小毒肉桂數種卷
筒者第一平坦者次之俱可用也入腎脾膀胱心包肝經

養精神和顏色興陽耐老堅骨節通血脉下焦虛寒治
秋冬腹痛滯奔豚利水道溫筋煥臟破血通經調中益氣
實衛護榮安吐逆疼痛此肉桂之功用也近人亦知用之
然其妙全在引龍雷之火下安於腎臟夫人身原有二火
一君火一相火君火者心火也相火者腎火也君火旺而
相火下安於腎君火衰則相火上居於心欲居於心者仍
下安於腎似宜補君火矣然君火之衰非心之故仍腎之
故也腎氣交於心而君火旺腎氣離於心而君火衰欲補
心火仍須補腎火也夫腎中之火既旺而後龍雷之火沸
騰不補水以制火反補火以助火奚可哉不知腎水非相

火不能生而腎火非相火不能引蓋實火可瀉而虛火不可瀉也故龍雷之火沸騰舍肉桂何以引之於至陰之下乎如春夏之間地下寒而龍雷出於天秋冬之間地下熱而龍雷藏於地人身亦然下焦熱而上焦自寒下焦寒而上焦自熱此必然之理也欲上焦之熱變爲清涼必使下焦之寒重爲溫煖用肉桂以大熱其命門則腎內之陰寒自散以火拈火而龍雷收藏於傾刻於是心宮寧靜火宅化爲涼天矣然肉桂之妙更在引龍雷之火上交於心宮夫腎與心而不可離之物也腎氣交於心則晝安心氣交於腎則夜遶苟腎離於心則曉欲美寢而甚難心離於腎

則晚欲安眠而不得蓋心中有液未嘗不欲交於腎腎內有精未嘗不欲交於心也乃不能交接者何故一由於君火之上炎一由於相火之下伏耳試看盛夏之時天不與地交而天乃熱隆冬之時地不與天交而天乃寒人身亦然君火熱而能寒則心自濟於腎相火寒而能熱則腎自濟於心亦必然之理也欲心氣下交於腎致靈魂之安寧必先使腎氣上交於心致寤寐之恬愉用肉桂於黃連之中則炎者不炎而伏者不伏腎內之精自上通於心宮心內之液自下通於腎臟以火濟水而龍雷交接於傾刻於是心君快樂燥室化爲華胥矣其妙如此○或問肉桂墮

胎有之乎曰有曰有古人產前間用之而不墮者何也曰
肉桂墮胎乃單用之爲君而又佐之以墮胎行血之藥所
以墮胎甚速若以之爲使入於補氣補血之中何能墮胎
乎胎前忌用者恐其助胎氣之熱未免兒生之日有火症
之多非因其墮胎而切忌之也○或問肉桂溫補命門乃
腎經之藥而吾子謂上通於心得母亦心經之藥乎曰非
也非心經何以交接於心宮不知心之表膻中也膻中乃
心君之相臣心乃君火膻中乃相火也相火非君火不生
肉桂補相火之藥相代君以出治肉桂至膻中以益相火
而膻中卽代肉桂以交接於心此肉桂所以能通於心而

非竟至於心也○或疑肉桂用之於六味湯中名爲七味湯此後世減去附子而名之也可爲訓乎曰暫用可也若肉桂溫命門之火又引龍雷之火而下伏也暫用之以引雷火則火下歸於腎臟倘久用之丸中則力微而不足以溫命門之火火仍有奔騰之患故必與附子同用於丸中而日久吞嚥則火生而水愈生水生則火自安而龍雷永藏斷無一朝飛越之失也○或疑肉桂用之於六味丸補火之不足然則加麥冬五味於中以補其肺氣勢必至補水之有餘似不可以爲訓也曰六味丸加此三味則爲九味地黃丸惟增肉桂五味子各爲都氣丸此仲景公之原

丸方也其去附子而加五味也蓋因五味之酸收以佐肉桂之斂虛火也肉桂在六味丸僅引火之歸元而不能生火之益腎得北五味之助則龍雷之火有所制伏而不敢飛騰於霄漢且五味子又能益精水足而火自無不足肉桂既不必引火之歸元又不必制火之昇上則肉桂入於腎中欲不生火而不可得矣此都氣丸之所以神也至於九味地黃丸又因都氣丸而加者也麥冬補肺金之氣與麥冬五味子同用於七味地黃丸中則五味子又可往來於肺腎之中既能助麥冬而生水又能助肉桂而伏火上相資此又善用六味丸愈變而愈神者也○或疑肉桂

何以必與附子同施於地黃丸中易以破故昏沉香之類
何不可者曰肉桂可離附子以成功而附子不能離肉
桂以奏效蓋附子之性走而不守肉桂之性守而不走雖
附子入羣陰之內柔緩亦足以濟剛然時時飛越無同類
之明未必不上騰於上焦矣有肉桂之堅守於命門而不
去則附子亦安土重遷不能飛越也至破故昏沉香之類
雖與附子同性或慮過於沉淪或少嫌於浮動皆不如肉
桂之不浮不沉也○或疑肉桂用之於金匱腎氣丸意即
八味丸之義也曰八味丸用肉桂者補火以健脾也腎氣
丸用肉桂者補火以通膀胱也雖腎氣丸用茯苓至六兩

未嘗不利水以通於膀胱然膀胱之氣必得肉桂而易通
茯苓得肉桂而氣溫而水化矣雖丸中用附子則腎火亦
可通於膀胱然附子走而不守無肉桂之引經未必能崙
入於膀胱以行其利水之功也○或疑肉桂於都氣丸中
未必非利小便何以治水者不用都氣而用腎氣乎夫肉
桂雖能入膀胱而利水不能出膀胱而瀉水也都氣丸中
以熟地爲君而以茯苓爲佐使是補多於利也腎氣丸中
以茯苓爲君而以熟地爲佐使是利多於補也補多於利
則肉桂佐熟地而補水補先於利而利不見其損利多於
補則肉桂佐茯苓而利水利先於補而利實見其益故治

水者必用腎氣丸○或問肉桂用之於黃栢知母中東垣
治膀胱不通者神效則前人已用黃栢知母矣未可揣咎
丹溪也曰膀胱熱結而小水不通用黃栢知母而加肉桂
者此救一時之急用之正見東垣之妙若不論有熱無熱
而概用知母並減去肉桂卽膀胱之水且不能通又何以
補腎哉夫人生於火而死於寒命門無火則膀胱冰凍而
水不能化矣若用知母黃栢更加寒涼則膀胱之中愈添
其水堅之勢欲滴水之出而不可得安得不腹痛而死哉
治法用肉桂五錢茯苓一兩乘熱飲之下喉而腹痛頓除
少傾而便出矣蓋膀胱寒極得肉桂之熱不啻如大寒之

得陽和也。○或問肉桂性熱守而不走，雷火可引以歸於命門，但已歸之後不識可長用否？曰：肉桂性雖不走，補火則火之焰不昇，然過於補火，火過旺未免有延燒之禍矣。大約火衰則益薪而火盛則抽柴也，又不可因肉桂之守而不走，但知補火而不知損火也。

桂枝

味甘辛氣大熱浮也。陽中之陽，有小毒，乃肉桂之梢，其條如柳。故又曰柳桂。能治上焦頭目兼橫行於臂，調榮血和肌表，止燥出汗，疎邪散風，入足太陽之腑，乃治傷寒之要藥。但其中有宜用不宜用之分，辨之不明必至殺人。夫桂

枝乃太陽經之藥邪入太陽則頭痛發熱凡遇頭痛身熱之症卽當速用桂枝以發汗汗出則肌表和矣人身有營衛之分風入人身必先中於衛由衛而入營由營衛而入肺由肺而入臟原有次第不可紊也太陽病頭痛而身熱此邪入於衛桂枝雖是太陽經之藥但能祛入衛之邪不能祛入營之邪也凡身熱而不頭疼卽非太陽之症不可妄用桂枝卽初起身熱頭疼久則頭不疼而身尚熱此又已離太陽亦不可妄用桂枝且桂枝發汗之藥也有汗宜止無汗宜發此必然之理也然有有汗之時乃可發汗無汗之時不可發汗者又不可不辨傷寒汗過多者乃用他

藥以發汗。至於過多。而太陽頭痛尚未解。故不可不仍用桂枝以和解。非惡桂枝能閉汗也。傷寒無汗。正宜發汗。乃發汗而竟至無汗。此外邪盡解。不止太陽之邪亦解也。故不可輕用桂枝。以再踈其腠理。非防桂枝能出汗也。知其宜汗不宜汗之故。辨其可汗不可汗之殊。用桂枝祛邪。自無舛錯。何至動卽殺人。○或謂桂枝發汗。亦能亡陽。何仲景張公全然不顧。凡有表症未散者。俱用桂枝湯。吾甚懼之。而不敢多用也。曰桂枝解表之藥。非亡陽之味。用桂枝湯而亡陽者。乃不宜解表而妄用桂枝以表散。遂至變症蜂起於桂枝何咎哉。○或謂傷寒治衛之品。必須桂枝。凡

身熱而有頭痛項強之症。用桂枝湯。仍然未除。反加沉重者。又何說也。曰此多用桂枝以致此耳。夫太陽之經。陽經也。桂枝。熱藥也。寒氣初入於太陽。寒猶未甚。少用桂枝以祛邪。則太陽之火自安。寒邪畏熱而易解。若多用桂枝。則味過於熱。轉動太陽之火。熱以生熱。反助胃火之炎。而寒邪乘機亦入於胃。寒亦變爲熱。而不可解。而太陽之本症仍在也。故用桂枝者。不可多用也。○或疑桂枝湯之治傷寒。以熱散寒也。祛寒出外。非祛汗出外也。何以有亡陽之慮。想非傷寒而誤用桂枝。爾。夫用桂枝湯。必須冬日之正傷寒。而又兼頭痛項強者。乃是寒傷衛之正傷寒。若不是

冬天發熱，卽發熱而不頭痛項強，皆非傷寒入衛之症，安得不變爲亡陽之禍哉。○或疑桂枝湯宜用而不用，以致傳入各經，而頭痛項強如故，不識桂枝湯仍可用否。曰寒傷衛而不速用桂枝以散表，致邪入於裡，自應急攻其裡矣。但頭痛項強如故，此邪猶留於衛也。雖病勢似乎變遷不定，然正喜其邪留於太陽之經，在衛而不盡入於裡，仍用桂枝湯而少輕其分兩，多加其邪犯何經之藥，則隨手奏功也。不得因日數之多，拘拘端攻其入裡之一經爾。○或疑桂枝性熱，麻黃性又寒，何以各解太陽之經，而仲景張公且有合用之以出奇乎。曰人身營衛之不同也，邪入

衛則寒。邪入營則熱。正不可謂營衛俱屬太陽混而視之也。桂枝祛衛中之寒。麻黃祛營中之熱。桂枝麻黃合用祛營衛之寒熱。又何疑乎。惟邪將入於營。未離於衛。或寒多而熱少。或熱多而寒少之間。倘分晰之未清。治療之未當。恐不能速於解邪。轉生變故耳。○或疑桂枝散寒邪。散衛中之邪也。一用桂枝。宜衛中之寒邪皆散矣。何以又使其入於營中。似桂枝不能盡散衛中之邪也。不知猶別有他藥。佐桂枝之不足乎。曰桂枝散衛中之寒。吾尚慮其有餘也。用桂枝而邪入於營者。乃遲用之而邪先入也。非桂枝不足以散衛之邪。此傷寒貴治之早也。

本草綱目卷之二十一
木部
栢實 栢葉

味甘辛氣平無毒入心肝腎膀胱四經聰耳目祛風寒濕痺止疼益氣血去恍惚虛損斂汗治腰腎冷膀胱冷尤能潤燥腰腎身體顏面燥澁者皆能治之與陽道殺百虫止驚怪安五臟頭風眩痛亦可煎調久服不饑增壽耐老此延生之妙品也但須去油用之否則過潤反動大便尤宜與補心腎之藥同用則功用尤神栢葉苦澁止能斂肺遏吐血衄血亦生鬚髮但非補陽要藥不可與栢子仁同類而並稱也○或疑栢子仁益心而不益腎以其必去油而用之也油去則性燥心喜燥而腎惡燥非明驗歟曰栢子

仁最多油去之者恐過滑以動便非欲其燥以入心且栢子仁油去之亦不能盡腎得之未嘗燥也凡藥皆宜製其中和何獨疑於栢子仁哉○或疑栢子仁補心之藥何以補腎火反用之耶曰心腎相通心虛而命門之火不能久閉所以躍躍欲走也用栢子仁以安心君心君不動而相火奉令惟謹何敢輕泄乎此補心之妙勝於補腎也世人但知補腎以興陽誰知補心以興陽之更神哉

黃栢

味苦微辛氣寒陰中之陰降也無毒乃足少陰妙藥又入足太陽端能退火解熱消渴最效去腸風止血痢逐膀胱

結熱治赤帶瀉腎中相火亦能平肝明目其餘本草所載功效俱不可盡信蓋黃栢乃至陰之藥其性寒冷止可暫用以降火而不可長用以退熱試思陰寒之地不生草木豈陰寒之藥反生精髓黃栢有瀉而無補此可信者也如遇陰虛火動之人用以瀉火不若用元參以降火也萬不得已而用之亦宜與肉桂同用一寒一熱水火庶有相濟之妙不致爲陰寒之氣所逼損胃而損脾也○或疑丹溪朱公崱以陰虛火動立論其補陰丹原以黃栢肉桂同用未嘗教人盡用黃栢知母也而吾子議其太過乎不知人生於火原宜培火不宜損火也火之有餘實水之不足因

水之不足乃現火之有餘故火盛者補水而火自息不必去瀉火也丹溪陰虛火動之說立言自不磨而其立方不能無弊用黃柏知母於肉桂之中不用熟地山萸爲君烏可爲訓乎○或疑黃柏苦寒瀉火是瀉火有餘而補水不足入之於大補陰之內少用之以退陰虛之火不識可乎曰不可也黃柏瀉火而不補水也惟是陰虛火大動用之大補真陰藥內如熟地山萸北五味之類可暫用以退火倘陰虛而火微動者亦斷不可用蓋陰火之太盛者退火而火少息陰火之微動者退火而火愈起總之虛火旺宜瀉而虛火衰宜補也虛火之沸騰乃真水之虧損用六味

湯丸以生水制火尚恐水不能遽生火不能遽制况用苦寒之知柏使水之不生又何以制火哉水一遇寒涼卽不生雖一味亦難以望其生也况二味之兼用哉

楮實子

味甘氣微寒無毒入腎肝二經陰痿能強水腫可退充肌膚助腰膝益氣力補虛勞悅顏色輕身壯筋骨明目久服滑腸補陰妙品益髓神膏世人棄而不用者因久服滑腸之語也楮實滑腸者因其潤澤之故非嫌其下行之速也防其滑而以茯苓薏仁山藥同施何惧其滑乎至於延年益壽原宜節房帟而慎起居損飲食而戒惱怒耳否則日

服添精補髓之神丹何濟哉

淡竹葉 竹茹 竹瀝

味甘淡氣平寒。陰中微陽。無毒。入心脾肺胃。逐上氣咳喘。散陽明之邪熱。亦退虛熱。煩燥。不服。專涼心經。尤祛風痺。竹茹主胃熱。呃逆。療噎膈。嘔噦。尤止心煩。○竹瀝卻陰虛發熱。理中風。噤牙。治小兒天吊。驚癇。入口便定。婦人胎產悶暈。下喉卽甦。止驚怪。卻痰。痰在手足四肢。非此不達。痰在皮裏膜外。非此不卻。世人以大寒置之。不知竹瀝係火燒出。佐之姜汁。水火相宜。又何寒哉。以上三味。皆清痰瀉火之藥。因其氣味甘寒。不傷元氣。可多用以佐參苓芪朮。

健脾開胃也。○或疑三者同一物也。何必強分其功效。不知竹葉輕於竹茹。雖涼心而清肺。竹茹輕於竹瀝。雖清心而清胃。竹瀝則重於葉與茹。雖清心而兼補陰也。○或問。古人以竹瀝治中風。似乎中風皆痰也。痰生風乎。曰。中風未有不。成於痰。非痰成之於風也。使果成於風。似邪之中矣。古人何以復用此。其寒滑利之竹瀝。以消化其痰哉。○竹有苗竹。紫竹。其葉味多苦。不堪入藥。其餘諸竹之葉。味皆淡也。故以淡名。至於草本有似竹葉者。俗名鰲脚青。其性雖寒。能止咳。嗽。然不能入心。以消痰也。

茯苓 茯苓

味甘淡氣平降也。陽中陰。無毒。有赤白二種。白者佳。赤亦可用。入心脾肝肺腎五臟。兼入膀胱大小腸。膈中胃經。助陽利竅通便。不走精氣。利血僅在腰膕。除濕行水。養神益智。生津液。煖脾。散痰火。益肺和魂。鍊魄。開胃厚腸。卻驚癇。安胎孕。火服耐老延年。○茯苓神卽茯苓一種。但抱松木之根而生者也。猶有顧本之義。故善補心氣。止恍惚驚悸。尤治善忘。其餘功用。與茯苓同。二種皆利中有補。久暫俱可用。可君可臣。而又可佐使。惟輕重之宜分。無損益之可論。或謂汗多而陰虛者宜忌。少用之何損。或言小便素利者勿服。恐助燥損明。微用之何妨。初病與久病相殊。而健脾

正宜於久病。何必盡去茯苓也。丹溪謂有行水之能。久服損人。八味丸用之。亦不過接引諸藥。歸就腎經。去胞中積滯。而以爲搬運之功也。夫八味丸有桂附熟地山萸之宜入於腎。何藉茯苓之引經耶。仲景夫子用之於八味丸中。大有深意。以熟地純陰。而性過於膩滯。雖澤瀉利水。熟地之滋潤。已足相制。然澤瀉過於利水。未必健脾。以去濕。故又用茯苓以佐之。利腹臍。而又不走氣。使澤瀉亦不過於滲洩。則瀉中有補。助熟地山藥山萸速於生陰。非徒爲接引而用之也。○或問。茯苓健脾。而仲景張公用之於六味丸中。以益腎。意者脾腎同治耶。曰。茯苓雖亦入脾。而張夫

子用之。止取其益腎爾。腎惡燥而亦惡濕。過燥則水乾而火易熾。過濕則邪任而精難生。用之於六味丸中。瀉腎中之邪水。以補腎中之真水也。與健脾意全勿涉。勿認作脾腎同治也。○或問。茯苓不健脾而益腎。而茯苓實健脾之物也。意者腎健而脾亦健耶。曰。腎健而脾亦健。此亦六味湯之功用也。茯苓止能益腎以通胃爾。胃爲腎之關門。腎氣足而關門旺。不可單歸功於茯苓也。然茯苓之氣。實先通於胃中。夫茯苓下利之物。如何能上行於胃。不知其最能通上下之竅。而胃又是水穀之海。利水而水不入海。將何往乎。故下通膀胱而上通於胃。胃氣得腎氣之昇騰。而

胃氣有不更開。飲食有不更進乎。似乎脾健而能容。實亦胃健而能受也。○或疑茯苓澤瀉。同是利水之物。而或言過於利水。或言未能健脾。何也。曰二味實各有功用。澤瀉瀉中有補。表其補之功。則瀉正可用。茯苓補中有瀉。論其瀉之益。則其補亦可用也。○或又問。仲景公用茯苓於六味丸中之義。曰非特瀉腎中之邪水。以補腎中之真水也。更能入腎以通其火氣。蓋腎中之火氣。上通胃而下通膀胱。二經苟無腎火之氣。以相通。則上水不能入。而下水不能出矣。上水不能入者。非不能飲也。飲水而求之氣不消。下水不能出者。非不能容也。容水而水之氣不洩。則水勢

必迫於中焦而不能化矣。惟有火氣以相通。而上下之外。始周流無滯。六味補腎中之水。而不補腎中之火。火不通於胃與膀胱矣。得茯苓代爲宣化。而上下之水行。何致有不消不洩之慮哉。○又問。茯苓用於八味丸中之義。曰。茯苓瀉水亦能瀉火。瀉水者。瀉腎中之邪水。則瀉火者。獨不瀉腎中之邪火乎。八味丸用桂附以補火。補腎中之真火也。然邪火不去。則真火不生。反助邪火而上昇。仲景夫子用茯苓於八味丸中。正取其瀉邪火以補真火也。桂附得茯苓之助。無邪火之相干。自真火之速長。於是火生而脾土得其益。受水穀而能容。胃土得其益。進飲食而無礙。肺

氣調而心氣降。肝氣平矣。○又問。茯苓用之於四君子湯。六君子湯。似非盡利水也。曰。用之於陰藥內。可以出奇。用之於陽藥內。無以顯異。不過佐人參白朮。分消其水濕。以固脾土。而開胃氣耳。○又問。茯苓用之於都氣丸中。亦未見出奇。必得肉桂而後瀉水。安在入腎氣丸中。卽能出奇乎。曰。腎氣丸之妙。全在茯苓。茯苓利水。人人知之。利水之中。得羣陰之助。更能於補水中。以行其利水之權。得二陽之助。更能於補火中。以全其化水之神。止利其邪水。而不使波濤之泛濫。又不損其真水。而轉使熱氣薰蒸。通上下三焦。消內外二濕。皆茯苓爲君之功也。倘以爲臣。而君以

熱地。勢必卑焦阻滯。水積於皮膚。而不得直入於腠理矣。又何以瀉之哉。○或問。夏子益集奇瘡治病方。有人十指節斷壞。惟有筋連。無節肉。虫出如燈心。長數寸。遍身綠毛。以茯苓胡黃連煎飲而愈。此何義也。曰。此濕熱出虫耳。茯苓以去濕。黃連以解熱。濕熱散而虫死矣。惟是虫身長綠毛。此必人手弄青蛙。携於池塘之中。綠毛龜在池。欲吞之而不可得。故氣冲於手。久之而手爛。得至陰之毒而不散。故皮爛而肉腐。生虫長綠毛也。○或問。今人用茯苓多用人乳浸泡。久製則白色變紅。其有益於人乎。夫補藥中而用茯苓者。恐純補之膩滯。不能通達。使於瀉之中。以助其

補之力也。若過以乳製，則通利之性全失。一味呆補，何能成功。

槐子

槐米

槐花

味苦辛鹹。氣寒無毒。入大腸。止涎唾。補絕傷。涼大腸之火。消乳癥。除男子陰瘡濕癢。卻女人產戶痛痒。仍理火瘡。且墮胎孕。酒吞七粒。催生尤良。大約槐樹枝葉花根。俱同治瘵。而子尤佳。然止可暫用。爲佐使。否則大腸過寒。轉添泄利之苦矣。○或問槐實與槐米之功效何如。曰槐米卽花未開之蕊也。其氣味與子正同。但子味太重。槐米輕清。入湯劑似勝於槐實。若用入丸藥之中。槐米不若槐實也。然

槐實非長生藥。其性苦寒而屬陰。人服則傷脾胃。服之而有效者。必陽旺而非陰虛。實熱而非虛熱也。

枳實 枳殼

味苦酸氣寒陰中微陽無毒枳實本與枳殼同爲一種但枳實夏收枳殼秋收○枳殼性緩而治高高者主氣治在胸膈枳實性速而治下下者主血治在心腹故胸中痞脾氣結也用枳殼於桔梗之中使之昇提而上消心下痞脾血積也用枳實於白朮之內使之蕩滌而下化總之二物皆有流通破結之功倒壁推墻之用凡有積滯壅塞痰結癥痞必須用之但須分在上在下上用枳殼緩治下用枳

實急治不可單用必附之補氣血之藥則破氣而氣不耗
攻邪而正不傷逐血而血不損乃爲萬全耳○或問枳殼
秋收其味之重宜厚於枳實何以不下沉而反上浮也不
知其性愈熟則愈浮枳殼收秋金之氣故能散肺金之結
氣非枳殼性緩而畱中也枳實夏收其味之輕宜薄乎枳
殼何以反峻烈豈其未熟而然乎曰枳實之性小而猛大
而弱收於夏得夏令之威也脾乃土臟宜於夏氣故能下
行而推蕩脾中之積滯非枳實性急而速行也○或問枳
實過於迅利凡病宜消導者何不用枳殼之爲善乎曰枳
殼之功不如枳實之大也其攻堅佐大黃以取勝實爲破

敵之先鋒非若枳殼居中調劑僅可以攻城內之狐鼠也
用枳實亦有法如腹中疼痛而不可手按者可用無疑倘
按之不疼痛而確是有堅積者舌如紅黑卽用無疑○或
問枳殼治胎氣不安古人入於瘦胎藥中以防難產何子
不言及耶曰婦人懷胎全借氣血以養孕氣血足而易產
氣血虧而難生用枳殼以安胎必致胎動而不安生產之
時亦必艱澁是枳殼非安胎之藥乃損胎之藥非易生之
劑乃難產之劑也古人瘦胎飲爲湖陽公主而設以彼生
長皇家奉養太過其氣必實不得已而損其有餘則胎易
養也豈可執此而概治之乎○或問枳殼治心下痞滿與

心中痞痛何也曰胃之上口名曰賁門賁門與心相連胃氣壅住則心下亦急而不舒故痞滿也邪塞於中焦則欲昇不能欲降不可必氣逆而上沖而肝經木鬱又不能條達而開暢則臟亦脹滿而心中痞痛矣得枳殼之破散消導故痞滿皆去也

女貞實小而圓以爲冬青子卽是者悞。

味甘苦氣平無毒入腎經烏鬚髮壯筋強力安五臟補中氣除百病養精神多服補血去風健身不老近人多用之然其力甚微可入丸以補虛不便入湯以滋益與熟地枸杞南燭麥冬首烏旱蓮草烏芝麻山藥桑椹茄花杜仲白

朮同用黃變白之神丹然亦爲丸則效勿責返功

厚朴

味其辛氣大溫陰中之陽可昇可降無毒入脾胃大腸主
中風寒熱治霍亂轉筋止嘔逆吐酸禁瀉痢淋露消痰下
氣乃佐使之藥攻而不補有損無益之味然善用之收功
正多宜與諸藥同用同大黃枳實則瀉實滿同人參蒼朮
陳皮則瀉濕滿同桂枝則傷寒之頭疼可除同檳榔枳殼
則痢疾之穢物可去同苦藥則瀉同溫藥則補同和藥則
止痛同攻藥則除痞亦在人善用之耳○或問厚朴能昇
清降濁有之乎曰厚朴可昇可降非自能昇清而降濁也

用於補氣之中則清氣能昇用於補血之中則濁氣能降
昇降全恃乎氣血之藥與厚朴何與哉○或問厚朴佐大
黃以攻堅仲景張公入於承氣湯中有奇義乎曰承氣湯
中用大黃者以邪結於大腸也大黃迅掃之速何借於厚
朴然大黃走而不守而厚朴降中有昇留大黃而不驟降
則消導祛除合而成功自然根株務絕無有少留此厚朴
入之承氣湯而佐大黃之義也○或問厚朴入於平胃散
中以平胃氣似厚朴乃益胃之品不知非也彼命名之意
謂胃之不平者而平之也是瀉胃氣之有餘非補胃氣之
不足胃氣既無所補又何所益乎平胃散之用厚朴瀉胃

實而不瀉胃虛耳

桑白皮 桑葉 桑椹

味甘而辛氣寒。可昇可降。陽中陰也。入手太陰肺臟。助元氣。補勞怯。虛羸。瀉火邪。止喘嗽。唾血。利水消腫。解渴祛痰。刀刃傷作線縫之。熱雞血塗合可愈。桑葉之功。更佳於皮。善補骨中之髓。添腎中之精。止身中之汗。填腦明目。活血生津。種子安胎。調和血脈。通利關節。止霍亂吐瀉。除風濕寒痺。消水腫脚浮。老男人可以扶衰。卻老。老婦人可以還生。少兒。桑椹專黑鬚髮。尤能止渴潤燥。添精益腦。三品相較。皮不如椹。椹更不如葉也。葉用頭生者。如茶鍾大者。第

一。再大者次之。小者又次之。過大則止。可煎湯以入藥。不堪爲丸散。洗目則取老桑葉。自落者無用。堪則取色紫者。第一。紅者次之。青則不可用。四月採數斗。飯鍋蒸熟。曬乾。即可爲末。同熟地。山萸。五味子。人參同用。實益筭仙丹。

山梔子

味苦氣寒。可昇。可降。陰中陽也。無毒。入肝。入肺。亦能入心。有佐使之品。諸經皆可入之。專瀉肝中之火。其餘瀉火。必借他藥引經而後瀉之也。止心脇冷痛。瀉上焦火。邪祛濕中之熱。消五痺黃病。止霍亂轉筋。赤痢用之。吐則吐。用之利則利。可爲臣佐之藥。然亦未嘗不可爲君也。當兩脇大

痛之時心君拂亂之後苟不用以爲君則拂逆急迫而不可言用山梔三五錢附之以甘草白芥子白芍蒼朮貫衆之類下喉而痛立止亂卽定然則山梔又似君臣佐使而無不宜者非可拘泥也○或問山梔能解六經之鬱火子何以未言豈謂其性寒乎曰山梔子非解鬱之藥鬱病非火也鬱之久斯火生矣不用香附柴胡白芍川芎以解鬱而遽投山梔以瀉火火不能散則鬱氣更結然則謂山梔解鬱尚不可況解六經之鬱火乎獨是山梔實瀉火之藥安在鬱中之火不可降然止可謂是瀉火終不可謂是解鬱也○或謂山梔子消火消肝中之火何以各經之火皆

能消之曰人身之火止肝中之火有長生之氣肝火不清則諸火不息肝火一平則諸火無不平矣故瀉肝火卽所瀉各經之火也況又有引經之藥乎○或問山梔子能瀉腎中之火膈中相火也旣瀉膈中之火則腎中之相火無難瀉矣乃瀉膈中之火而不傷瀉腎中之火而不入何也曰山梔子入肝瀉肝火卽瀉腎中火也肝爲腎之子子虛則母亦虛子衰則母亦衰瀉肝火卽瀉腎火則山梔子乃腎之腎見讐而肯納乎此腎之所以不受也若膈中乃肝之子也山梔瀉肝則肝母之火必遁入於膈中之子矣膈中驚肝母之受傷火自不敢外泄母衰而子亦衰此膈中之

所以無傷也○或問山梔子每用於傷寒湯中以之爲味藥仲景公亦有秘義乎曰梔子味苦而瀉火傷寒火在上焦用苦寒以瀉火則火性炎上反動其火性之騰夫不若因勢而上越隨火之氣一涌而出之爲得梔子性本可昇同瓜蒂散用之則尤善於昇故下喉卽吐火出而邪亦出因其可吐而吐之也○或問山梔子亦寒涼之味子何以稱道之耶曰非盡惡寒涼也惡錯用寒涼者耳醫道宜寒熱並用攻補兼施倘喜用熱而不用寒止用補而不用攻亦一偏之見也吾所尚者宜用熱則桂附並投宜用寒知相急救宜用補則人參熟地多加宜用攻則大黃石膏而

無忌庶幾中和無弊而危者可以復安也

枸杞子 地骨皮

味甘苦氣微溫無毒其州者佳入肝腎二經明目安神耐寒暑延壽添精固髓健骨強筋滋陰不致陰衰與陽常使陽舉更止消渴尤補勞傷○地骨皮卽枸杞之根也性甚寒涼入少陰腎臟手少陽三焦解傳尸有汗肌熱骨蒸瘵在表無汗風濕周痺去五內邪熱利大小二便強陰強筋涼血涼骨一本所出而溫寒各異治療亦殊者何也蓋枸杞乘陰陽之氣而生親於地者得陰之氣親於天者得陽之氣得陽氣者益陽得陰氣者益陰惟是陽之中又益

陰而陰之中不益陽者蓋天能包地地不能包天故枸杞子益陽而兼能益陰地骨益陰而不能益陽也二物均非君藥可爲偏裨之將枸杞佐陽藥以益陽地骨佐陰藥以平陰也○或疑枸杞陽衰者最宜用之以其能助陽也乃獨用以煎湯服之而不興者何故恐枸杞乃地骨皮所生益陰而非益陽也曰興亦不同陽衰而不至大虧者服枸杞則陽生古人云離家千里勿服枸杞正因其久離女色其陽不衰若服枸杞必至舉而不痿故戒之也否則何不戒在家之人乎然則服之而不興者乃陽衰之極枸杞力微安得有效乎○或問地骨皮治骨蒸之熱用之不效何

也夫骨蒸之熱熱在骨髓之中其熱甚深熱深則涼亦深豈輕劑便可取效勢必多用爲佳人知其能退熱而不知多用故見功實少耳曰知栢亦涼腎中之熱也聞知栢而勸多用地骨皮何也不知此非知栢之可比地骨皮雖入腎而不涼腎止入腎而涼骨爾涼腎必至瀉腎而傷胃涼骨反能益骨而生髓知栢瀉腎傷胃故不可多用以取敗地骨皮益腎生髓又不可少用以圖功欲退陰虛火動骨蒸勞熱之症用補陰之藥加骨皮或五錢或一兩乃涼骨中之髓而去骨中之熱也以非太寒之性耳

辛癸

味辛氣溫無毒入肺胆二經止腦內風疼面腫引齒痛眩
目除身體寒熱通鼻塞止鼻淵清涕生鬚髮通竅而上走
於腦舍鼻塞鼻淵之症無他用

酸棗仁

味酸氣平無毒入心肝胆與包絡四經寧心志益肝胆補
中斂虛汗祛煩止渴安五臟止手足酸痛健筋骨久服多
壽以上治療俱宜炒用惟夜不能眠或神思昏倦久苦憂
遺者宜生用可爲臣佐多用常服亦妙乃安心之聖藥而
包絡肝胆得之以滋益者原輕然安心非離三經而安也
○或問酸棗仁止能益心何以補腎之藥古人往往用之

曰心腎原不可兩治也六味八味丸止以補腎中之水火
爾然腎火原通於包絡腎水原通於心補心未嘗不益腎
古人所爲用棗仁以安心卽安腎也世人人房而強戰者
心君不動而相火乃充其力以用命心君一移而相火卽
懈精卽下泄可見補心正所以補腎心氣足而腎氣更堅
不信然乎○或問酸棗仁之治心也不寐則宜炒多寐則
宜生又云夜不能寐者必須生用何其自相背謬耶曰此
用藥之機權也夫人之不寐乃心氣之不安也酸棗仁安
心宜用之以治不寐矣然何以炒用炒則補心也人心多
寐乃心氣之太昏也炒用則補心氣而愈昏生用則心清

而不寐耳夜不能寐者乃心氣不交於腎也日不能寐者乃腎氣不交於心也腎氣不交於心宜補腎心氣不交於腎宜補心用棗仁正所以補心補心宜用炒矣何以又生用不知夜之不寐正心氣之有餘滿其心則心氣不足而腎氣乘之矣所以必須生用若日夜不寐正宜用炒而不宜用生也○或疑酸棗仁安心人人知之安心而能安腎此人未知也曰豈特安心以安腎而已乎更能安五臟之氣蓋心腎安而五臟不安者乎正不必其入脾肝肺而後能安也

杜仲

味辛甘氣平溫降也陽也無毒入腎經補中強志益腎添
精治腰痛不能屈伸者神效亦能治足除陰囊濕癢止小
水夢遺可以爲君而又善爲臣使但嫌過燥與熟地同用
則燥濕相宜自無火動之憂矣○或問腎惡燥而杜仲性
燥何以入腎以健腰吾子加熟地最宜但似熟地之滋腎
非杜仲之益腎也曰補腎原不必熟地用之者不過取其
相得益彰也夫腎雖惡燥而濕氣侵之腰卽重着而不可
俛仰是腎又未嘗不惡濕也杜仲性燥燥腎中之邪水而
非真水也去熟地而腎中之燥不相妨用熟地而腎中之
濕亦無礙蓋杜仲自能補腎而非借重於熟地之助也○

或問杜仲非燥藥也而吾子以爲燥何據而云然乎曰論杜仲之有絲非燥也然而杜仲之燥正在有絲之不肯斷夫太剛則折太柔則不肯折矣杜仲之絲經火炒則斷其中之柔軟何如而予謂其燥者別有義也杜仲不經火則濕經火則燥不斷之絲非火炒至無絲則不可爲末非受火氣迫急而爲燥乎腎惡燥而以燥投之往往動火所以教人與熟地並用也至於腎經中濕不特不宜同熟地並施且宜生用爲妙不可火炒蓋腎既有濕得熟地則增潤反牽制杜仲一加火炒則失其本性但補而不攻而濕邪反不得遽散夫杜仲不炒則濕何反宜於治濕蓋其燥中

有濕濕非水氣之謂也邪濕得真水而化生用正存其真
氣爾○或問杜仲補腎仲景公何故不採入八味丸中不
知杜仲補腎中之火而有動腎氣動則桂附不安於腎宮
恐有飛越之虞故用桂附而不用杜仲然則杜仲不可用
乎腎中有濕氣正宜加用於八味丸中取其動而能散濕
也又不得拘而不用耳○或問杜仲補腎世人競以破故
帛佐之毋乃太燥乎杜仲得破故帛而功始大古人嫌其
太燥益胡桃仁潤之有魚水之喻其實杜仲得故帛正不
必胡桃仁之潤也蓋破故帛溫補命門之火而杜仲則滋
益腎中之水水火有既濟之美又何必胡桃仁之潤哉雖

杜仲得胡桃仁之相助亦無礙其益腎之功然而實無傷也

使君子

味甘氣溫無毒入脾胃大腸去白濁除五疳殺蛔虫止瀉痢用以治小兒傷食生虫者實妙以其不耗氣也大人用之亦佳宜鮮宜熟入藥之時宜現煨熟去殼口嚼嚥下以湯藥送之乃能奏功虫在上焦則虫犯使君子之氣味必上攏而越出殺虫分上中下虫在上焦者則吐在中焦者則和在下焦者則瀉

山茶萸 卽棗皮也

味酸澁氣平微溫無毒入肝腎二經溫肝經之血補腎臟之精與陽道以長陰莖煖腰膝以助陽氣經候可調小便能縮通水竅去三虫強力延年輕身明目核勿用用則滑精難收實益陰之聖丹補髓之神藥入於八味丸中取其固精而生水也本經謂其九竅堪通而人疑之者以其味過於澁則竅閉而不能開恐難以通之也予以爲不然夫人五臟安則九竅自利一不安則四肢因之不安矣腎爲四臟之本腎安而四臟俱安安四臟而利九竅又何疑乎山萸佐八味以補腎正安腎以安五臟之藥也五臟安而謂九竅之不利乎且山萸不止利九竅也三焦七府無不

受其滋益此八味湯中之所必用而岐天師補腎諸方無不用以救垂絕之症也○或問補陰之藥甚多何必用山萸以佐熟地乎曰補陰之藥未有不偏勝者獨山萸大補肝腎性耑而不雜既無寒熱之偏又無陰陽之背實爲補諸陰之冠也吁天下之死於病者半好色之徒也好色者泄精必多精泄則髓空神散非用六味地黃湯以大填補其精則髓空者何以再滿而能步履神散者何以再返而能操存哉雖六味丸中之功效不止山萸然舍山萸佐熟地又何以生精之速添髓而益神也○或問山萸用於六味丸中之義曰山萸乃六味丸中之臣藥也其功必大於

衆藥補腎中之水而又有澁精之妙精澁則氣不走而水愈生更能使利者不至於全利而瀉者不至於全瀉也雖茯苓澤瀉亦非利瀉之味然補中有利瀉之功未必利瀉無補益之失得山萸之澁精則所利瀉去腎中之邪而不損腎中之正故能佐熟地山藥以濟其增髓填精之功也○或問山萸用於八味丸中之義曰山萸非僅補水以制火實補水以養火也腎中之火非水不能生亦非水不能養火生於水之中則火不絕火養於水之內則火不飛山萸補而且澁補精則精盛而水增澁精則精閉而水靜自水生而無寒弱之虞火養而無炎騰之禍助熟地山藥而

成既濟之功輔附桂而無元陽之失矣○或問山萸於六味八味二方之外亦可獨用以出奇乎曰人有五更泄瀉用山萸二兩爲末米飯爲丸臨臥時一刻服盡卽用飯之戒飲酒行房三日而泄自愈蓋五更泄瀉乃腎氣之虛虛則水不行於膀胱而盡入於大腸矣五更亥子之時正腎水主事腎氣行於此時則不能司其權而瀉作山萸補腎水而性又兼澁一物二用而成功也非單用之以出奇乎推之而精滑可止小便可縮三臣可殺單用之效烏能盡哉○或疑山萸過於澁精多服有精不出而內敗之虞吁此猶臨飯而防其不咽也山萸澁精又不閉精爲補精

之獨絕若精不出而內敗者乃人入房精欲洩而強閉或有老人與大虛人見色畏怯而不敢戰而心又怦怦動也相火內炎而遊精暗出於腎宮亦能精不出而內敗服山萸正足以制之彼不出而內敗者乃不服山萸致大小便牽痛欲便不能不便不可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服山萸而二者立愈矣○或疑山萸性溫陰虛火動者不宜多服不知此非山萸又何以益陰生水止其龍雷之虛火哉凡火動起於水虛補其水則火自降溫其水則火自安倘不用山萸之益精溫腎而改用知母黃柏瀉水寒腎吾恐水愈乾而火愈燥腎愈寒而火愈多勢必至下敗脾而上

絕肺脾兩壞人有生氣乎山萸正治陰虛火動之神藥不可疑其性溫而反助火也○或又疑山萸性溫動火不宜於火動遺之症夫遺症愈寒而愈遺何忌於山萸乎山萸性澁精安有澁精而反致遺精乎蓋遺者由腎火之衰也腎火衰則火不能通於膀胱而膀胱之水道閉矣水道閉而水竅塞故精竅反不能塞於是日遺而不止然則欲止其精舍溫腎又何以治之乎

接骨木

味甘苦氣平有小毒入骨節專續筋接骨易起死回生折傷酒吞風痺湯浴止可用以接續骨節產前產後皆不可

用存之以備折傷之需然用之生血活血藥中其接骨爲
奇宜生用乾用其力減半炒用又減半也取其生氣則神
耳

蔓荆子

味苦辛甘氣溫微寒陽中之陰無毒入太陽經主筋骨寒
熱濕痺拘攣本經頭痛頭沉昏悶利關節長髭髮通九竅
去風散風淫明目腦鳴仍止齒動尤堅散而不補何能輕
身耐老胃虛固不可用氣血衰弱者尤不可頻用○或問
蔓荆子止頭疼聖藥凡有風邪在頭面者俱可用而吾子
謂其散而不補不可頻用但藥取其去病能去病又何慮

用之頻與不數哉不知蔓荆子體輕而浮虛弱者少有所損則氣怯神虛而不勝其狼狽矣若形實氣實邪塞於上焦又安在所禁之內哉○蔓荆子佐補藥中以治頭疼最妙因其力薄體輕借之易於上昇也倘單恃一味欲取勝於俄頃則不能○或問蔓荆子入太陽經能散風邪何仲景張公不用以表太陽之風邪得毋非太陽之藥乎不知蔓荆子入太陽之營衛不能如桂枝散衛而不散營麻黃單散營而不散衛各有專功傷寒初入之時邪未深入在衛不可引入營在營不可仍散衛蔓荆子營衛皆散所以不宜

猪苓

味甘苦淡氣平降也陽也無毒入腎與膀胱經通淋消腫
瀉除濕利小便泄滯助陽利竅功耑於行水凡水濕在腸
胃膀胱肢體皮膚者必用以利之然而水濕之症有陽有
陰有虛有實未可一概利之也倘陰虛之症輕用以瀉其
水水去而陰亦消亡必有口乾舌燥之症况原無水濕之
症而利之則重亡津液陰愈虛矣甚有利小便而竟無點
滴者非悞利之明驗乎然水濕之邪既在人身豈可以陰
虛難治而置之哉用猪苓利水之藥仍入之於陰藥之中
陰既不虛而濕亦自利安在猪苓之不可用乎○或問猪

苓利水何爲利水而水反不通且多急悶而不可解乎曰此火蓄於膀胱而上焦之氣不昇肺金清肅之令不行於下焦故也夫膀胱主瀉水也然必得肺中之氣清肅下行而水乃走於陰器而出猪苓但利水而不能益上焦之氣上焦有火遏抑肺金清肅之令不能行於下焦不用降火之品而惟從事於利水所以用猪苓而不效非猪苓不能利水也○或問猪苓導水使火邪從小便而出是引火邪之下出也然仲景張公徃徃用猪苓湯以散邪何也曰猪苓之性不特下走於陰竅而兼走於皮毛之竅惡邪不走膀胱而走皮膚慮成亡陽之症所以用猪苓湯引火邪從

皮毛而出外也然則猪苓不特引水下瀉而亦能引火外瀉也○或問猪苓利水何能解口之不渴曰小便數而口不渴者火蓄於膀胱也火蓄則熬乾其水水沸而爲熱所以作渴用猪苓以利水實所以瀉火火瀉而水獨存水存則津液通而上潤於口舌之間然則猪苓非利水之藥乃生津之藥也而所謂生津者止能生於多水之症而不能生於無水之症無水之症瀉水則水涸而火起多水之症瀉水則火降而水昇承既昇矣而津液有不潤於口齒者乎是猪苓之生津生於利水以去火而非概生於利水也

南燭枝葉

卽烏米飯樹

味苦氣平無毒。入腎。治一切風痰。悅顏色。耐老。堅筋健骨。行履。火服。輕身不饑。多服。髮白變黑。此物各草木之王。專益精而變白。老人最宜服之。味雖苦而不寒。氣甚平而有益。乃續命之津。延齡之液也。春間採嫩葉約二十觔。用蒸籠在飯鍋蒸之。卽經鐵器無妨。否則必須砂鍋內蒸熟。曬乾爲末。飯鍋不能蒸。可用米煮粥上蒸之亦妙。不蒸熟而陰乾者無用。大約一觔。南燭葉末。加入桑葉一觔。熟地二觔。山萸一觔。白朮一觔。花椒三兩。白朮二觔。爲末。蜜丸。白滾水送下一兩。每日於早晨服之。不特變白甚速。而且助陽補陰。延年益壽。子意再加人參二兩。尤神。倘命門寒者。

加入巴戟天一觔。殊妙。南燭葉固佳。而子尤佳。深秋子結實。先紅後紫。其味甘而酸。入腎肝二經。勝於葉。添精益髓。舒筋明目。久服延年。更有一方。用南燭子生者二觔。搗爛。入白菓肉四兩同搗。入山藥末一觔。茯苓四兩。芡實半觔。同搗爲餅。火焙乾爲末。入枸杞子一觔。山茱萸熟地桑葉末各一觔。嫩桑葉爲妙。巨盛子半觔。共爲末。蜜丸。每日清晨。老酒送下五錢。一月白鬚變黑矣。此方不寒不熱。自是生精聖方。修服必有利益也。○烏鬚藥氣味多苦寒。恐有礙於脾胃。惟此氣味和平。而子尤加。其溫益腎開胃健脾。真變白之神品。

蜀椒

味辛氣溫大熱浮也。陽中之陽。有毒。入心脾腎之經。卻心腹冷疼。及寒濕痺疼。殺鬼疰蠱毒虫魚蛇毒。除皮膚骨節死饑瘵傷寒溫瘧。退兩目翳膜。啟六腑沉寒。通氣脈。開鬼門。仍調關節。堅齒髮。煥腰膝。尤縮小便。理風邪。禁欬逆之邪。治噫氣。養中和之氣。消水腫黃疸。止腸癖痢紅。多食乏氣失明。久服髮黑耐老。功用實多。然少用則益。多用轉損。入於補陰之藥。可以久服。入於補陽之劑。未可常施也。○按蜀椒功用實勝於近處所生。以蜀椒味輕轉有益也。土產之椒。其辛香倍於蜀。功用雖少薄。亦可用。大約蜀椒用

一兩者。土產必用一兩二錢。○或又問。蜀椒可以烏鬚乎。曰未能也。取其引烏鬚之藥。入於任督之路耳。大約烏鬚藥多寒。而蜀椒性熱。相伴同用。尤能制陰寒之氣。所以變黑甚速也。但熱藥宜少用。

吳茱萸

味辛苦氣溫大熱可昇可降陽中陰也有小毒入肝脾腎之經主咽寒氣塞不通散胞膈冷氣窒塞驅脾胃停寒臍腹成陣絞痛逐膀胱受濕陰囊作疝剝疼開腠理解風邪止嘔逆除霍亂仍順折肝木之性治吞吐酸水如神厥陰頭疼引經必用氣猛不宜多食令人目眩口開久服亦損

元氣腸虛洩者尤忌可逆用之以祛寒亦可順用之以解熱大約祛寒可以多用○按吳茱萸入四神丸中以治腎泄非用之以祛寒耶然而非盡祛寒也亦借其燥性以去濕耳夫腎惡燥而瀉久又苦濕吳茱萸正喜以燥投腎之歡入腎臟之中逐其水外走於膀胱不走於大腸也

鈎藤

味甘苦氣微寒無毒入肝經治寒熱驚癇手足瘳瘓胎風客忤口眼抽搐去風甚速有風症者必宜用然最能盜氣虛者勿投○或問鈎藤爲手少陰足厥陰要藥少陰主火厥陰主風風火相搏故寒熱驚癇之症生但風火之生多

因腎水之不足以致木燥火炎於補陰藥中少用鈎藤則風火易散倘全不補陰純用鈎藤以祛風散火則風不能息而火且愈熾矣

大腹皮

味辛苦氣微溫降也無毒入肺胃脾三經主冷熱諸氣通大小二腸止霍亂痰膈醋心攻心腹大腸擁毒消浮腫亦佐使之藥若一味以攻邪則單寒力薄必致覆亡其功尤熾消腫然亦必與白朮薏仁茯苓車前桑白皮人參同用始有功爾

楨榔

味辛苦氣溫降也陰中陽無毒入脾胃大腸肺四經逐水
穀除痰癖止心痛殺三虫治後重如神墜諸氣極下崩破
滯氣下行若服之過多反瀉胸中至高之氣善消瘴氣兩
粵人嗜之如飴雖能散氣亦不甚昇但散邪而不散正所
以長服而不傷若不在粵省卽不宜長服無邪可散自必
損正○或問楨榔不止治瘴氣卽治痢亦必須曰楨榔雖
可治痢亦止宜於初起而不宜於久痢痢無止法用楨榔
所以下其積穢也故初起之利宜用若痢久則腸中無積
穢之存亦如初起法治之則虛者益虛而利者益痢矣卽
初起亦不可純用之以當歸白芍爲君而佐之楨榔則痢

疾易痊而正氣又不損實可爲治痢之權衡也○或疑枳
榔去積滯卽宜獨用何又佐之以當歸當歸雖補猶滑以
助其攻也何以更用白芍之酸收乃能奏效不知枳榔必
得補以行其攻夫積滯之不行也由氣血之乾枯倘徒用
枳榔以攻其積滯則氣血全傷而瘀穢愈阻故須當歸以
生氣血則大腸自潤有可通之機然而肝木尅脾木旺則
火旺火旺必燥干氣血當歸所生不足以濟其所尅故必
益之芍藥以平肝則肝不尅脾而芍藥酸中又能生血以
助當歸之潤同羣共濟以成枳榔之功然則收之正所以
善其攻也

五倍子 一名文蛤

味辛酸氣平無毒入腎經療齒宣痺蠶及小兒面鼻癩瘡
治風癰痒癩大人五痔下血洗目消赤腫止疼染鬚髮變
黑耑爲收斂之劑禁瀉痢腸虛解消渴生津卻頑痰去熱
白藥煎亦此造成此物外治之功居多存之以備瘡毒之
用○或問五倍子乃收斂之藥用之內治以固滑瀉未嘗
不佳曰痢無止法用澁藥以止之前人所戒况五倍子止
痢又不得已而用之止痢之品甚多何必借此不可用之
藥也

皂莢

味辛鹹氣溫。有小毒。入足厥陰。手少陰。手太陰。三經。理氣
踈風。搐鼻噴嚏。可救五絕。痰逆。中風不語。諸症。敷腫痛。卽
除。吐風痰。殺勞虫。精物。起風痺。活死肌。利竅開關。破癥墮
孕。此物備急用之藥。籠中不可無者也。或問。皂莢開關
之藥。可單用之。以取捷乎。曰。皂莢之功。不止此也。凡心
疼之病。隨愈而隨發者。必用皂莢。始可除根。此本草所未言。
張夫子曾傳治心疼之方。用皂莢火炒一兩。炒梔子一兩。
炙甘草五錢。白芍二兩。廣木香三錢。爲細末。老黃米煮粥。
爲丸。如半米大。滾水送下。卽愈。蓋皂莢亦非治心疼之藥。
借其開竅。引入於心之中。使諸藥直攻其邪也。但心

切不可用蛀者。蓋皂莢蛀虫最細，凡研末之時，蛀虫乘開關之際，直入肺中。反成大害，故必揀不蛀者研末，卽包在紙內。又時常取出，經風以防再蛀。且用射香同包，斷無再蛀之理。又可借香氣引入鼻竅，而開關更靈也。○或問：用皂角末以治中風，吐其痰而不愈，反成偏枯等症，何也？曰：皂莢末用以吹鼻，使中風之人開關，實治法之巧也。若入於稀涎散中吐之，非治也。蓋近來中風者，皆由陰陽水火之虛，或陰虛火炎，煎熬津液，結而爲痰，熱極生風，猝然仆蹶，使更吐痰，則愈損其津液矣。津液重傷，經絡無水以相養，或氣虛而無以相通，安得不變爲拘攣偏廢之症哉。○

皂莢三觔燒灰調大黃末以治大痲風此悞傳也不可用

烏藥

味辛氣溫陽也無毒入足少陰腎經及陽明胃腑腎多走泄不甚剛強諸冷能除凡氣堪順止翻胃消積食作脹縮小便逐氣衝致疼辟疫瘴時行解蠱毒卒中攻女人滯凝血氣去小兒積聚蛔虵此品功多而效少佐使之至微者也亦不可多用產婦虛而胎氣不順者切不可用則胎立墮人以爲順氣用之不知烏藥能順胎氣之實而不順胎氣之虛乎不獨胎氣凡氣虛者俱不能順惟血虛而帶凝滯者宜之耳

血竭

味辛鹹氣平有小毒入腎治跌打損傷消惡毒瘡癰毒
積血引膿破邪氣止痛外科多用之然治諸痛內治實
得補氣血之藥其功更神故存之以備採用

沉香

味辛氣微溫陽也無毒入命門補相火抑陰助陽養諸氣
通天徹地治吐瀉引龍雷之火下藏於腎宮安嘔逆之氣
上通於心藏乃心腎交接之妙品又溫而不熱可常用以
益陽者也溫腎而又通心用黃連肉桂以交心腎者不若
用沉香更爲省事一藥而兩用之也但用以交心腎須一

錢不必水磨切片爲末調入心腎補藥中同服可也

乳香

味辛苦氣溫陽也。無毒。入五臟。療諸般惡瘡及風水腫毒。定諸經卒痛。並心腹急疼。亦入敷膏。止痛長肉。更催生。且理風邪。內外科皆可用。大約內治止疼。研末調服最神。○或問諸痛皆屬於火。而乳香性溫。宜與痛病不相合。何以定諸經之卒痛耶。蓋乳香性溫。而味實苦。溫爲熱而苦爲寒。氣溫則先入於火之中。相合而不相礙。味苦則後居於痛之內。相制而不相違。此其所以定諸痛而無不宜也。

丁香

有雌雄之分。其治病實無分彼此。

味辛氣溫。純陽無毒。入腎胃二經。又走太陰肺腑。善祛口
舌氣。積純氣。殊功。止噫忒。氣逆。翻胃。嘔吐。霍亂。除心腹冷
疼。煖腰膝。壯陽。殺疳。堅齒。治奶頭綻裂。消疔毒。膨脹。亦
有旋轉天地之功。直中陰經之病。最宜用。但不可用於傳
經之傷寒也。世人重母丁香而輕公丁香。謂母丁香能與
陽道也。夫丁香而母。其屬陰可知。陰不能助陽。亦明矣。公
者易得。而母者難求。此世所以重母丁香也。

阿魏

味辛氣平熱無毒。入脾胃大腸。殺諸虫。下惡氣。破癥積。辟
瘟。禁瘡。卻鬼。卻邪。盡毒。能消傳尸。可滅乃消毒。攻邪之物。

宜於外治而不宜於內治也。阿魏以臭者爲佳，無臭氣者皆假然。亦有臭者不可用，乃取蒜搗爲汁而亂人者，辨真假之法，以臭阿魏投之水中，半浮半沉者上也，浮者次之，沉者假物，不堪入藥。

沒藥

味苦辛，氣平，無毒。入脾胃二經。消腫，突惡瘡，癰疽潰，疔，破血，止痛，如神。療墜墮，跌打損傷，亦內外可用之藥。而外治更宜。辨沒藥法，亦投之水中，立時色黯者爲真，否則假，不可用。